



2024 年 2 月 25 日

星期日
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管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办



今日四版 农历甲辰年正月十六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4 第 18788 号
衡阳日报社出版

CULTURE WEEKLY

青铜鸟饰钫：

国内唯一一件在衡发现的古越族特有乐器

衡阳之最

1986 年，有人从一废品收购站中拣选出一件青铜器。经专家考证，为公元前 1046 年—公元前 771 年西周时期的文物，是彼时居住在湘水流域衡阳境内的一支古越族特有的乐器，造型独特，为国内所仅见。

据李安元主编的《岁月衡阳：衡阳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》一书介绍，钫为古代打击乐器，中空，顶部有钲可供悬挂，主要用于祭祀、宴享和娱乐。广义而言，钫也是钟的一种，只是形制略有差异，故钫、钟合在一起组成一套乐器。

对此，记者查询湖南省博物馆，相关资料也指出，铜钫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乐器之一。古代文献中的“钫”有一种含义即为大钟，如《周礼》中的“铸师”，郑玄注曰：“钫，如钟而大。”可见钫的一般形制略如钮钟，但又有所不同。它不像钟口呈弧状，为平口；环钮，有的是复钮；形体较大，腹微鼓出，器身呈椭圆形或含瓦形。

早期的钫体四面各有一道垂直的扉棱，西周克钫即为代表。或两侧带有鸟、虎等纹饰组成的扉棱。先秦时期有特钫与编钫之分。特钫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，一般只能发出一到两个音，而且声音浑厚，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，常将它同编钟、编磬相配合，作为节奏性的乐器使用，用来加强乐曲的重拍和主音。

编钟有大型和小型两种，用以演奏乐曲

或伴奏乐器。自春秋以后，钫的扉棱逐渐消失，形体也渐小，小型编钫逐渐流行而与编钟相抗衡。大约自唐宋以来，不少编钟逐渐改取钫的形制，遂致钟钫不分，钫名亡而实存。现在发现的钫有三件铭文上自名钫，即素命钫（春秋中期，齐国），叔夷钫（春秋晚期，齐国），邾公孙班钫（春秋晚期）。其他的钫形制像钫而铭文中称为钟。

从传世和考古发现出土的材料来看，整个商周时期的铜钫可以分为三大类：第一类是春秋后期至战国未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形体较矮、无扉棱、有钲间和篆间及 36 乳、一般饰蟠螭纹的钫，李纯一先生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开拓，已于 2021 年去世）称此类钫为“北系钫或中原系钫”；第二类是以湖南湘江流域出土为主，体较瘦高，有两条或四条扉棱、无钲间或篆间、一般饰兽面纹的钫，李纯一先生称此类钫为“南系钫或越系钫”；还有一类是被李先生包括在“中原系钫”之内的矮体、有扉棱、无钲间或篆间、一般饰龙纹的钫，此类钫只见于关中及附近地区，年代最早的约在西周中晚期之交，后为秦文化继承，大约流行到春秋中期。

在我市发现的青铜鸟饰钫因两侧有鸟饰扉棱脊各有鸟饰扉 4 个，扉棱犹如猛虎回头、形神兼备。钲面、钲间饰乳钉、云雷纹、几何纹，这些纹饰在湖南商代大铎上曾广泛使用。但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纹饰，如兽面纹简化成只剩眼睛或鼻梁、口形等。

（文/图 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建军 整理）



青铜鸟饰钫。

公祭大禹

非遗里的衡阳



（图片均为资料图）



公祭大禹是耒阳市仁义乡一个民间传统信仰活动。每年，公祭活动由当地宗族组成理事会主持，在禹王宫进行。

禹王宫在明代就有记载，坐落在仁义乡乡庸村古塘（四庙堂）大路边，里面供奉齐天大圣、关圣帝、送子娘娘、九子娘娘神像。

在仁义流传着神仙过洞的故事。说的是某年夏未秋初，久旱无雨，民不聊生。有一天，一先生歇脚诗礼洞，欲登门求茶水解渴，一妇人满面忧愁之态答曰：“茶尚未烧，水还待挑。”听到妇人这般说，先生眼望东边高山，顺口而出：“好个诗礼（十里）洞，水在泥里涌（拱），晴得三五日，男女不得空（共）。”飘然而去，妇人见他非凡人，追而叩之。先生回头告曰：“大嫂，您莫追，亦莫喊，每丘田里打个眼（井）。”妇人归家，告之于儿，立即挖之，果应其言，泉水涌出。人们均言这位先生非凡人，莫非禹王大帝？于是当地人为纪念他建庙，后乡民唯恐对大禹不恭，将“大禹庙”更名“禹王宫”，并诵称“禹帝万岁”。

后相传古衡头村有一年雨后初晴，一妇人在春陵河畔洗衣裳，不幸失踪。为了寻找妇人，男人们不顾滔滔洪水下河打捞。突然，上游顺着洪水滚下一段大樟木，大家认为这是巧遇，就将樟木捞上岸。并请匠师把樟木雕塑成一尊女神像，请法师设坛做道场，将女神像抬游各地。在游行途中，有善男信女拦路敬拜，法师就停下来做道场，占卜阳卦，才能起程。当神像游至大路边时，人们拦路祈祷，法师在此地卜阳卦不获，于是选择就此安

顿。并将女神像奉为禹帝贵妃廖氏夫人，与禹帝并排供奉。

因廖氏夫人神像为衡头村雕塑，故而认衡头姚姓为娘家。因而始祭从衡头村开始，然后在 27 个村 11 大姓氏中轮流祭祀。

祭祀之日，百姓会将禹王大帝、廖氏夫人神像从禹王宫迎驾到本宗祠或正厅屋做客祭祀 10 天。迎驾之日，当值姓氏全族男女老少抬上禹王大帝和廖氏夫人神像，鸣锣开道，高擎族旗迎接禹王圣驾，后面是狮子、龙灯、秧歌随从，其他姓氏百姓跟随其后。当禹王圣帝圣母神像被迎至当值姓氏宗祠时，其他姓氏参祭队伍则在祠堂门前游龙作揖。

当值姓氏将禹王圣帝、圣母神像供奉在祠堂中间正殿神龛上。吉时到，司仪登场，主祭人就位，奏乐鸣炮吹打一番。主祭人宣读祭文，然后主祭人三叩首，焚文、焚香，族人、长老、乡绅、名流、宾客依次叩首膜拜。最后由道士祭奠，作法祈福，庆丰收、保平安。礼仪完毕，鸣炮奏乐。在后来的十天中，天天有人叩拜上供，乡民们尽情舞龙、耍狮、打腰鼓、跳扇子舞、吹芦笛等，气氛浓烈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十天期满，将再举行仪式将禹王圣帝圣母神像奉送回宫。

公祭大禹活动每年一小祭，每五年一大祭，对弘扬和保护传统文化具有积极促进作用，同时也让舞龙舞狮、唱戏、管弦吹奏、传统武术表演等民间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。2014 年，中央电视台专门制作播出了两期公祭大禹专题纪录片。

（衡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江虹 整理）



在衡阳周敦颐次孙虞仲、五孙季仲的两房后裔中，谱名《衡州北岸濂溪周氏》，他们是周子七世孙周贵叟之后人。其脉系世序是周敦颐（1017 年—1073 年）→其长子周寿（1057 年—1140 年）→周寿次子虞仲（1089 年—1134 年）→虞仲长子时泰（1111 年—1173 年）→时泰长子南翰（1166 年—1206 年）→南翰四子德禧（1204 年—1271 年）→德禧次子时泰（1232 年—1305 年），开派衡州北岸濂溪周氏，自立字辈：万兴祖文鼎、桂世元正应、尚孟朝荣泰、朝良国永定、德光明久远、道宏功隆盛、昌嗣惟忠孝、仁义礼智信、运济清华会、恩典作高魁、进思标品望、一家集俊才。六十代班行字辈传世轮回，笔者属德字辈。

其后裔今分布生活于数省，本市主要分居生活在衡南县车江、铁市等地，已传至第十代尚字辈。尚仁，字德甫。清康熙年间迁居衡阳县金兰城坪，乾隆年间后裔国权分支洪江托口，因 1970 年修城坪水库，部分后裔外迁金兰镇其它各村；尚荣和尚宰兄弟，清康熙年间从铁市泉头坪出发，湖广填四川去了现重庆市。万琳公后裔现居于本市，还有数千人。

衡州北岸濂溪祠考

■周安林

周子的长子周寿，生有六个儿子。次子虞仲，曾任江西广昌县令，后又任江州（九江）刑曹。年轻时，前往泰和县为祭祀先十一代伯祖弘德公（周如锡第十子，生于 715 年，唐玄宗时任征南大元帅，去世后皇封立庙祀之）。濂溪一族是如锡公第十一子弘谦公后裔，因德公直系后人仕居广西祠墓，见龙保乡山清水秀，为了永远就近有人看护管理祭扫弘德公祠墓，遂安家于斯。

其孙时泰（1140 年—1206 年），官福建汀州郡丞，壮年时回道县、宁远扫墓路经临武。该地邻近广东，历来匪患猖獗，掳掠成风，境地不宁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时泰为解民忧倡言讨贼，与士绅齐心智谋，周密组

织，率随从和义勇努力攻击，贼自溃散，乡民安居乐业。士绅畏匪再度聚集结伙成势卷土重来加倍报复，民再受害，恳求他定居当地以安民心。时泰深受感动，见民众记德重义感恩情深，当地山水宜居，又离祖地道州不远，遂择官定居县城（现存爱莲堂祖屋三间），后迁城郊不远的燕溪（古龙湾），民间称颂“周相公保一方平安”故事流传至今，享誉湘粤两省交界地，后裔星居湘南衡永郴三市诸县。

时泰之孙贵叟，字万琳，幼承庭训，家教使然“仰先祖濂溪公幼孤依舅郑向生活遗迹在衡”。南宋末携家谱来衡寻亲谒祖谋生，居西湖北岸。时蒸水与西湖毗连一体（新中国成立后为防洪把蒸水取直改道，加高加固防洪堤 11.53 米），北岸乃蒸水北，在此农渔商结合勤俭谋生繁衍数代，家境遂丰，人口渐多。

明朝初就地建濂溪祠纪念祭祀先人，以祠为依托培养族中子弟读书明理修德、勤俭积财成长发展繁衍于斯。祠中祭祀厅肖始祖濂溪公像，两边悬挂朱熹书“千年道统新吾宋，万世儒宗首此翁”。

此联记录了宋时对周子学术贡献的共识，及对他本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定位，一直传承于濂溪祠和书院至今。

祠外柱联曰：“汝南如今光甲第，濂溪于此振家声。”此联阐述濂溪先世源出东周平王少子姬烈（墓在河南省平舆县大王冈村）封汝

坟侯于汝南郡（河南省驻马店以东）。纪念故朝，改姬姓周，从周至汉唐，先人三次封侯，十四代侯爵延绵，史称“汝南世第”。此后朝代更替渐衰，至濂溪公再兴光宗耀祖的辉煌；下联寓含濂溪祖事业学问功德打下深厚基础始于衡阳，得益于恩舅郑向。全联旨在教育后人不要忘记本忘恩，要弘扬濂溪理学，遵循诚实谦和的忠孝家风。至清初因蒸水逐渐上涨累累突破历史安全水位泛滥成灾，连年不断遭水患，人们无法安生，濂溪祠也累遭水淹。族人遂迁车江铁市（古名铁关铺）泉头坪，安家于斯，繁衍于斯。

乾隆九年（1744 年），族人迁北岸濂溪祠重建于铁市泉头坪鹅鸡山下，1958 年中秋节之夜，为大炼钢铁所需拆毁；后来因历史原因，连续不断威逼族叔耀荣交出朱版和来衡明清三次所修家谱，并付之一炬。耀荣护谱不成，也成其终身的内疚，临终时交待要求后辈一定要再修好家谱。

笔者历经 20 余年寻找，行万里路阅读了大量的史志以及各支系宗亲家谱，才算基本完成本宗约百万字家谱之雏形，但很多细节事因已失原记至今茫然，也很难弄清。祠与谱毁之易，今有心重振，但要做好做成实在太难。